



件丛中，还有一张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的照片，这仿佛是来自21世纪新青年对20世纪“新青年”前辈们跨越百年的告慰。

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Z世代是富有文化自信的一代，因为在成长过程中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，目睹祖国国力强盛，乐于在网上传播正能量，为祖国疯狂打CALL。

自然而然的发生

在郑长忠看来，Z世代作为平视世界的一代人，爱国的方式与70后、80后大不相同，他们不是简单地靠信念，而是自然而然地热爱。这种“自然而然”来自于中国经济飞跃的底气、代表性历史事件的影响，以及对比真实中西方国家后的清晰认知。

陈乾生、仲甫、顽石、盛唐山人、熙州仲子、CC生、志孟……安庆陈独秀纪念馆内，一个高个子、扎马尾的女生在墙面前长久驻足。这面墙上展示了陈独秀一生用过的近40个笔名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同陈独秀的人生经历、思想历程、感情演变有着直接联系，都深藏着陈独秀骨子里追求民主的个性。

女生名叫闫含，1999年出生，江苏淮安人。读大二时，闫含和室

友从芜湖乘坐高铁，专程来到这里。行程的目的是完成中国近代史的课题研究，但事实上，一直喜爱红色文化的闫含，对陈独秀革命先烈的故事，颇为感兴趣。

纪念馆很是偏僻，从火车站下车后，还要接驳公交，再转出租车才能抵达。虽说安庆经济不算发达，但馆内陈列的影像资料，足以令人沉浸思考，瞻仰肃穆。闫含很熟悉玻璃柜里展出的《金粉泪》五十六首，那是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创作的。

“刺身尤未成衰骨，梦里寒霜夜渡辽”，朗诵第一首诗中的字句，仿佛看到了期待革命胜利的场景；《新青年》石雕背后刻有陈独秀《敬告青年》六言，时至今日，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。最近追完《觉醒年代》，闫含还准备打卡《新青年》编辑部 and 陈独秀旧居，挖掘红色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事情。

为何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对红色文化如此痴迷？闫含自小生长在淮安，这里有着天然的红色资源。上世纪30年代，闫含的曾祖父在战火纷飞中，一路从镇江坐火车逃到安徽，记得当时，火车开到一半，一节车厢被日军炸毁，曾祖父幸存下来，徒步走到了淮安定居。

“曾祖父的故事，我已经听了好多遍，在淮安，从小受红色文化熏陶，那种热爱是与生俱来的。”闫含说，在淮安当地，每个人都会

讲的故事是淮安大通矿万人坑。1938年，日军侵占了大通煤矿，在其后的七年间，侵略者采用打活靶、蹲水牢、站钉笼、装麻袋等凶残手段，杀害了无数抗日志士，疯狂掠夺我国的煤炭资源。

也正因为此，闫含自发主动地去关注红色文化，打卡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、中共一大会址，也特意翻开历史书籍，了解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故事。作为一个“往事越千年”的古老民族，年轻人对自己的悠久文明、宏大历史充满珍视与敬畏，这本身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。

郑长忠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Z世代是“既有全球性又有深刻民族认同”的一代人，又是“通过互联网构筑自己生活圈子”的一代人。

以1995年出生的Z世代为例，2000年，他们刚刚进入小学，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第六个年头。一边是互联网快速发展，一边是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。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一步扩大，此时的Z世代刚好15岁。

Z世代恰恰经历了中国经济由量变到质变的高速发展过程。他们不像70后、80后一样，经受过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匮乏，高铁和城市的发展、互联网应用的便利化、后发优势等超越西方，让他们心理上并没有产生太大反差，因此，对祖国也更有归属感。

“当他们了解了真实西方和真实中国，就知道那不是想象中的美国，不是想象中的欧洲，特别是那些出国留学的人反而更爱国。”郑长忠指出，特别在中美贸易冲突、2020年疫情防控等几轮重大问题上，中西方的应对与态度，也让Z世代



Z世代是“既有全球性又有深刻民族认同”的一代人，又是“通过互联网构筑自己生活圈子”的一代人。